

董 桥

清白家风

海豚简装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董 桥

清白家风

海豚
简装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白家风/董桥著. —北京:海豚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10-0723-0

I. ①清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回忆录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3497号

书 名: 清白家风
作 者: 董 桥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郝付云 慕君黎
封面设计: 蔡立国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王瑞松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(销售)
010-68998879(总编室)
印 刷: 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开 本: 32开(810毫米×1020毫米)
印 张: 4.25
字 数: 57千
印 数: 1—5000
版 次: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723-0
定 价: 1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二〇一〇年八月，海豚出版社精心策划的“海豚书馆”与读者见面，之后我们陆续推出了“海豚文存”“祝勇作品”“独立文丛”“董桥系列”等丛书，在业界得到广泛赞誉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。

目前，“海豚书馆”已六十多种，其他丛书也在陆续面世。每套丛书，我们都邀请名家担任策划人和主编，力求荟萃海内外名家优秀作品，展示近现代人文经典著作，以精装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。

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，我社从上述丛书中精心挑选了广受读者欢迎的几种图书，重新设计封面，以平装形式出版，价格更加贴近大众的读者。这就是我们新推出的“海豚简装”。首批出版五种，颇受读者喜爱，现推出董桥四种：《清白家风》、《橄榄香》、《景泰蓝之夜》、《董桥七十》，以飨读者。

小 记

三十篇小说人生初集《橄榄香》今年暮春出版。接着写的《辛卯随笔》写了十九篇，加上去年的《书香》和《在春风里》，夏天又可以出一册小书了。小书比厚厚的大书好读，不累赘，不重，书名叫《清白家风》似乎也清隽：齐白石八十六年前画的白菜鲜菇我喜欢，如今襟怀和功底这样高这样深的画家难找。文章要写得清清白白也不容易，要苦练。

二〇一一年岁次辛卯过了芒种

目 录

小 记

无灯无月何妨 (1)

那些名字那些人 (6)

杨花满路春归了 (11)

胡适还是回台湾好 (16)

想起佟先生 (23)

溥先生的杖头小手卷 (28)

拜访兰香玉 (33)

扇子有情 (38)

坚道有个管先生 (43)

写给刘若英的新书 (49)

西园一枝 (54)

记戴立克 (59)

李子不甜 (65)

钱穆字幅的联想 (71)

伤 逝 (76)

清白家风 (81)

妮香记 (87)

张秀本色 (93)

也谈文艺与复兴 (99)

书 香 (110)

在春风里 (119)

无灯无月何妨

贺先生说多年研读柳存仁先生著述，有些道教资料想请柳先生释疑，问我可不可以附几句话替他转一封信到澳洲去。柳先生礼数周到，有信必回，从不敷衍，贺先生十分高兴，亲来寒舍让我一读柳先生的回信。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，我住街头，他住街尾，从此多有往还。是江西吉安人，七十多了，清癯尔雅，一口国语跟柳先生一样标准好听，说早年在北平求学，到伦敦政经学院读学位，大半辈子在银行工作，七十年代末才退休。“一生平庸，没有家室，老来靠侄女一家就近照顾起居，算福气了！”贺先生给我的信上说。

文笔淡远，字也漂亮，我读过他写的一束读书札记，有情有趣，劝他发表他不肯，屡屡推说还待修饰。我说那是能文之士的藉口。他说是胆怯，老年人脸皮嫩，一弹即破！

三十年前的事了。贺先生看我书生脾气，言谈间常说些待人处世的经验供我避凶趋吉，说世途难测，做人处处要留些余地，可进可退。那时候报刊上名家文章多，老先生也常常教我带眼识文，哪些人文章高洁，哪些人文章齷齪，都说。他深信人贵饱学，文贵简练，古今中外大方之家都靠这两笔本钱讨生活。还说《琅嬛文集》里两则故事最深远，一则说僧人与士子同宿夜航船，士子高谈阔论，僧人敬畏，卷足而寝。僧人渐渐听出土子语多破绽，说：“请问相公，澹台灭明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？”士子说：“是两个人。”僧人又问：“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？”士子说：“自然是一个人！”僧人笑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且待小僧伸伸脚！”澹台灭明是孔子学生，字子羽，貌丑，品行端正，孔子感叹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

士子学识如此蹩脚，僧人干脆伸脚睡个好觉，睬他做什么？另一则说欧阳公在翰林时与同院出游，有奔马撞死一只狗，他请同游试写其事。一个说：“有犬卧于通衢，逸马足而杀之。”一个说：“有马逸于街衢，犬遭之，毙。”欧阳公说：“使子修史，万卷不足矣！”同游各人问他该如何写？公曰：“逸马杀犬于道。”六个字简练清楚，贺先生拍拍我的手背说：“老弟，切记，切记！”

贺先生家在六楼，幽雅干净，客厅饭厅走廊书房每一幅墙都镶书架，藏书几万本，中文书英文书分类整齐，一目了然。那天星期六，他约我过去喝六安老茶，说是家中四十几件董其昌字画卖给美国收藏家，不日运走，要我跟他一起送别董玄宰。一口气拜观那么多董字董画真是奇缘，我说早些认识他多好，一定求他匀两件玩玩。他说古代他只收香光居士，当代只收周鍊霞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字和画。我以为他一定认识大美人周师娘，他说战后有一面之缘，并非相熟。为什么只收她一家，贺先生笑笑，不答。周鍊霞

诗词最好，书法也佳，画要工笔花蝶仕女才矜贵，我早年藏过几件，最珍稀是徐承賚、平初霞伉俪送我的一柄扇子，一九五二壬辰年画给陈巨来夫人况绵初的秋葵双蝶，背面录七律一首，至今还供养在寒舍。美人本名周紫宜，号螺川，和贺先生同是江西吉安人，新文艺作品听说和张爱玲、苏青、施济美齐名，陈子善去年刚在上海重编她的白话创作《遗珠》，可惜贺先生看不到了。她的公子徐昱中去年送我新编一册《女画家周鍊霞》，可惜贺先生也看不到了，书中不少旧照片，周鍊霞果然从年轻美丽到年老，公元两千年四月十三日在美国辞世，九十五岁。上海陆灏新编《安持人物琐忆》里一篇《记螺川事》凡数千言，陈巨来孟浪，什么都写，贺先生看了怕要皱几下眉头。周鍊霞写寒夜名作《庆清平》老先生早年倒托人求她写在小扇子上，随手拉开抽屉拿出来给我欣赏：

几度声低语软，道是寒轻夜又浅。早些归去早些眠，梦里和君相见。丁宁后约毋忘，星

眸滟滟生光。但使两心相照，无灯无月何妨！

有一回，贺先生跟我说起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 Horace Walpole 的哥特派小说《奥特朗托堡》，说沃尔浦尔在草莓山古堡里印自己的书，印格雷诗集，草莓山古堡贺先生去过，成了天主教学校了，闹鬼。他说他迷上这类怪诞离奇衰败凄凉的哥特作品，也迷上道教典籍，悟出人生许多不可深究的际遇，比如他迷周鍊霞。那年，老先生拜师苦习气功，晨昏修炼，炼了一年半跟我说他体魄转旺，很想娶个女子相伴。不到几个月，贺先生一睡不醒，福寿全归。他家那些藏书那些周鍊霞字画都留给侄女了。

那些名字那些人

台南读完书我迁居台北办手续等出国，一等几个月。父执张作梅先生看我闲空，嘱我到他的诗刊编辑部做些杂事，顺便写诗填词。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，一位叶先生是总编辑，替社长张先生审稿发稿签清样。一个后生十足《水浒》角色，人人叫他蛮牛，跑腿打杂，晚上睡在编辑部后头一间小房间。听说是张先生的闽南小同乡，没爹没娘，从小跟随张先生。还有一位女士是张先生的外甥女，三十来岁，媚丽极了。丈夫五十年代在金门炸死了，张先生喜欢她国学底子好，会写诗会填词，要她来诗刊当叶先生的助手，来鸿去

雁全归她管。连名字都漂亮，姓丁，单名一个“宁”字。那时候香港国语片明星也有个丁宁，也清秀，叶先生说明星丁宁是艺名，诗社里这位丁宁是真姓真名，比明星俊：“纳兰性德有一句皑皑自许人如雪，何必丁宁系臂纱，多好！”丁宁却说她还是喜欢苏东坡那句“永怀旧山叟，凭君寄丁宁”。到底是闺秀风范，细心，体贴。

叶先生说他的名字最俗气，叫叶福临，幸亏帝王清世祖也叫福临，原是满文译音，朝野纷纷商议避讳这两个字，世祖说：“不可因朕一人使天下人无福。”民间从此到处五福临门，不避不讳。圣祖玄烨之后倒无不避忌了，犯了是大不敬。皇帝名字要回避，做官的人名字不好听也犯忌。恽宝惠有一则笔记说，咸丰年间张之洞会试房师范鸣和原名范鸣琮，文宗说三字读起来像“万民穷”，命他改成范鸣和。光绪年间有个湖北知州叫王国均，慈禧太后讨厌三个字读起来像“亡国君”，说：“好难听的名字！”太后发话，知州大名不改好像不行。房师是房官，明清乡试会试应

考的人都尊称分房阅卷的房官叫房师，《警世通言》有个房官说：“我取个少年门生，他后路悠远，官也多做几年，房师也靠得着他。”科举老早废除了，我竟有过一位房师，姓房的教授，成大教应用文的房文奇老师，剃平头，满口乡音，人很亲和，我跟房老师说他的大名取得好，他说：“应用文可不能通篇奇文！”真幽默。那时候还有一位同系高班学长叫王国仪不是王国均，一字之异，扭转乾坤：王学长豪气干云，胆敢跟人打赌吃厕所苍蝇，毕了业回香港成了社会活动家，当了乡镇议员。

常到诗刊编辑部聊天的是江舟先生，国字脸，鹰鼻，嘴唇薄得不得了，长年戴茶色眼镜，会画朱竹，也善书法，宗颜米，雄健温雅。张作梅先生说清代安徽也有个江舟，工剪贴，爱钩摹古人真迹剪好贴了设色，跟书画无异。江先生说清代还有一个江舟，精天文地輿之学，画龙虎是专家，江先生给我们看过一柄画老虎的扇子，破破烂烂，画却很精。台湾江舟拼命追求丁宁，几乎天天来，带水果带糕点犒劳大家，丁宁总是浅浅尝一下，

佯装事忙不说话。有一回蛮牛细声问她喜不喜欢江舟，她说：“我晕船，江上浪大，吃不消！”蛮牛痴痴一笑，一脸憨厚。江先生毕竟不死心，私底下几次在我耳边唱《西厢记》里那句“可喜娘的脸儿百媚生，兀的不引了人魂灵”！那年代男欢女爱心思都徘徊在唐诗宋词元曲的后花园里，爱也婉约，不爱也婉约，何况江舟家小都在大陆出不来，丁宁孀居也居了多年，整出戏唱不下去只好匆匆落幕，绝不纠缠。这期间，张先生一句话不说，叶先生一句话不说，江先生不上编辑部了，丁宁身心解脱，神色气色淹然百媚，细细生香，心情美得频频下厨包饺子给我们吃。

我的出国手续终于办妥了，各地签证也批了，丁宁带我去一家旅行社买机票，说她有个小朋友在里头做事。那位小朋友姓顾，叫小盼，张先生叶先生都称赞好名字，可惜长得像个男孩子，连性情都豪放，叶先生说原以为顾盼生姿，没想到顾盼自雄！其实我偏心顾小盼这个名字，比顾盼二字绵远，她办事又利索，天天拼命学英文，我

出了国还跟她通信通了三五次，后来到美国深造，嫁人。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，一转眼彼此断了音问，那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常说的“往往有之”。过了许多年，我听叶先生说丁宁原来跟蛮牛偷偷好过，说是姐姐心疼弟弟浑身精肉没个消停处，照应他照应到下乡种地娶老婆还挂肚牵肠。真是老年月的老情事，顺手拈得出张恨水笔下一榻风月。叶先生还说丁宁出诗集，蛮牛跑去拜师学做线装书，替她一本一本做得雅致极了，害她感动得想死！张先生活到八十二，诗刊也关门了。依稀记得那个编辑部在衡阳路一条小巷小弄里，我到台北找过两回找不着：四十七年了。